

父亲的清明泪

■刘士帅

每年清明节前夕，父亲总要提醒我陪他去给母亲上坟。

父亲已经80多岁了，眼神不大好，腿脚也不那么灵便了，一路舟车劳顿，着实辛苦。我不忍心让父亲遭罪，总劝他：“爸，我知道您和我妈感情深，可您这么大岁数了，能不去就别去了，您的心意我们会带到的。”父亲却总是一口回绝：“我不用你们代表，只要还走得动，我就得回去。”

母亲生前和父亲聚少离多。父亲是一名水利工作者，赶上工期紧，一年都回不了一次家。母亲天天想、夜夜盼，总算等到父亲退休回家，却没有料到，夫唱妇随的日子仅仅过了三年，母亲便突发脑溢血去世了。

母亲离去那天，下了那年春天里的第一场雨。灰蒙蒙的天空下，小雨淅淅沥沥，村里人都说，那是老天爷在为母亲送行。母亲去世后，我央求父亲搬来城市与我同住，父亲只提了一个条件，就是在房间里悬挂母亲的遗像。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我心里清楚，母亲不在了，父亲是想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让母亲继续陪伴着他。有一次，我上班途中回家取东西，刚进客厅，隐约听见父亲的房间有说话声。我轻轻推门一看，父亲抚摸着母亲的遗像，声音哽咽。那样的一幕，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，也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父母之间那份聚少离多的深情。

母亲的墓地坐落在故乡村庄的南头，一大片旷野里。墓碑旁的两棵柏树，是父亲特意嘱咐我栽的。20年间，寒来暑往，两棵苍翠挺拔的柏树，时刻守护着另一个世界的母亲。

每年回乡给母亲上坟，父亲总是充满了仪式感，事无巨细，亲历亲为：两束纯白素雅的菊花，一盒母亲最爱吃的老北京月饼……静静地站在母亲墓前，父亲神情肃穆。每当上坟结束时，父亲总会让我们先回去。

独自留在原地的父亲，在怀里掏出那封写给母亲的亲笔信，一句句念给母亲听。父亲没多少文化，识不得多少字。可是，在母亲离去以后，父亲坚持每年给母亲写一封长信。

转身离开的我们，其实并未走远。拐个弯，默默陪着父亲。隔着一小段距离，我看不清父亲的脸，却总能听到哭声，那哭声飘浮在旷野里，凄凄惨惨……

今年春节，父亲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，眼睛因为黄斑病变也几近失明。前几天，父亲再次打电话提醒我带他回故乡给母亲扫墓时，我内心有些犹豫。电话里，父亲说：“你妈21岁嫁给我，大老远从北京来到咱们村儿，没享过一天福就走了。清明节，我哪能不去看她？别说现在我眼前还有点亮光，以后就算我失明了，爬也得爬过去看她……”

挂断父亲的电话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那一刻，明净的落地窗外，春日里的第一场雨悄然而至。

清明忆

■查晶芳

每到清明，我总会忆起面容清癯的祖母。

五年前，九十九岁的祖母永远离开了我。我从小由她抚养长大。我才几个月大，祖母一天几遍喂我米汤；我稍大点，再喂米糊。我从小体弱，常半夜哭闹，她就抱着我在屋子里不停地转圈。家里有什么好吃的，祖母怜我体弱，也必定先顾着我。那年头，鸡蛋是稀罕物，家里但凡有了，她总是留着喂我。

那时和我们住在一起的，还有两个和我一般大的堂兄弟。家里有好吃的东西，祖母总偷偷地把我叫到房间里，把门闩起来，让我一个人躲在里面吃，还嘱咐我小声点。兄弟俩有时发现了，就在外面使劲拍门叫唤！那情景，至今想起还如在眼前。

那时，屋后有个很大的菜园。每到菜秧上市的季节，祖母天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起来拔菜秧，再把它们扎成一小束一小束的，装满两大篮子，五六点挑到街上去卖。姑妈劝她晚上拔好放在篮子里，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。可她说隔夜的菜秧看着不新鲜，卖相不好，坚持要早起拔。常常天还蒙蒙亮，我们就出门了，祖母挑着篮子，我搬着两个小凳子跟在她身后。到了集市上，祖母吆喝，收钱；我数数，给顾客拿菜秧。卖完菜秧，她总是会给我买点小零食，照例嘱咐我回来要偷偷地吃，别让我的堂兄弟看见了。

记忆中，祖母不管什么时候，总是把自己拾掇得干干净净，清清爽爽。她九十六岁那年春节，我随便给她拍了两张照片。她看了之后，很不满意，嗔怪我照相也不跟她说一句。然后，她把帽子整整，衣领牵牵，拿镜子照了半天后，才让我给她重拍了两张。

祖母身体一直很健朗。八十九岁时，她在马鞍山小叔家不慎摔折了大腿骨，我们都以为熬不过去了，可她愣是没几个月就下床到处跑了。一直到去世前，她的思维都非常清晰。

2014年4月底，我最后一次探望她时，她靠在摇椅上，裹着厚厚的被子，脸瘦得只有巴掌大。看着她那沟壑纵横的脸、干瘪枯瘦的手，我是如此真切地触摸到时光的无情。她当时一个个叫着我们的名字，嘴里喃喃地念叨：“这可怎么办呀？”那哀哀的语气，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她对死亡的恐惧。但当我们想拉她的手时，她却如触电般把手缩进被子里，并且始终扭着头，不肯正眼看我们；还直摇头，不让我们坐在她正对面。姑妈告诉我们，祖母知道自己要“老”了，觉得自己“不干净”，怕传给我们。

庆幸的是，祖母并未受到任何病痛的折磨，寿终正寝，安详而去。记忆中，她永远鞋干袜净，目光清明。

四月的天很蓝。仰望流云，我仿佛看见了祖母慈祥的面容……



奶奶的桃篮

■唐煜琳

前日看书，书中提到的传统手工艺品，让我惊叹又羡慕，思绪也慢慢从书中飞回到九年前自己缠着奶奶要桃篮的情景……

桃篮是一种用桃核磨成篮子形状的传统手工艺品，传说它可以辟邪保平安，是农村常见的赠小孩的礼品，婆婆一般在得知儿媳有身孕的那一刻就开始做，在孩子出生前几天必须做好。

做好的桃篮由老人用红线或五彩线搓成的麻花绳穿过，绑在小孩的手腕上。这样一份简单有爱心又充满仪式感的礼物，便从爷爷奶奶手中传到孙辈手上，护佑下一代了。

那会儿我特别羡慕小伙伴白白嫩嫩的手腕上有一份这么美丽的礼物，于是借着过年回老家的机会，跟奶奶提起。正值寒冷季节，我本来以为奶奶找不到桃核，没想到奶奶神秘兮兮地走进屋里，从她的梳妆台下拿出了一把。从颜色和质地上可以看出经年累月的痕迹——它们已经非常干硬，有些似乎还带有磨过的印记。

我细数有九枚桃核，奇怪的是，除大爹二爹、我家和四爹家之外，这多出的一枚是谁的？“俊俊的。”奶奶说着，脸上的笑容像一朵盛开的菊花。原来连我大哥家——她重孙的桃核也准备了。我不免吃惊：奶奶既然如此有心，为何一直没磨好桃篮呢？

奶奶说：“今天天气好，又不忙，我来给你磨。”暖阳下，我见奶奶半蹲在门前的大石头上，一手端水碗，一手拿桃核，时而在石头上磨，时而蘸水，反反复复，任由风吹起她满头的银发，阳光打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。

农家没有磨桃篮的专用工具，全靠人用手在石头上磨桃核。年代越久的桃核磨出来越好，但其表壳很硬，非常费力。

通常先把桃核顶端磨平，左右磨圆，中间用小锯齿拉断，然后再用钉子钻过，挖出桃仁，做成提篮形状。人们还会用砂纸打磨，使其更光滑。

不知不觉太阳已偏西，奶奶磨得很慢，很费劲儿，因为她手中的桃核太干，我拿牙都没咬出一点印记。但这并不是她一直没磨好的原因，而是诸多琐事缠绕，一会儿爷爷叫她帮下忙，一会儿邻居跑来借工具，一会儿要喂猪喂鸡，再过一会儿，她又该下地拔菜烧火做晚饭了。

放眼农村，家庭主妇们有几个能安安稳稳坐上一时半刻的呢？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琐事缠绕着她们，心操不完，活干不完。

如今，奶奶去世已经三年，她磨了一半的桃篮就放在那里，成为我的念想。

我的确没有带上桃篮，但我相信奶奶的爱一直陪伴着我，就像那梳妆台下经年累月存放的桃核。

10

武当

清明·长相忆

责任编辑：李雅丽 编辑：杨箫瑟
2023年4月13日 星期四